

厚重的門咿呀打開，坐在床沿的人兒微微動了動，低著頭，一頭波浪捲的漂亮長髮傾瀉而下，昏暗的房裡，在微弱火光的照耀下如綢緞一般。

這個房間很大，傢俱一應俱全，擺設什麼的都很整齊乾淨，還可以看到許多絨毛玩具，跟來自各地的精緻小玩意，人兒坐的大床就擺在側邊，看上去十分柔軟。

總體而言，可以說是一個相當舒適且用心的房間，這當中最突兀的，大概就是拴在人兒左足上的長長鐵鍊，與床腳固定在一起。

鎖鏈上施了法術，可以任意延長——直到門口，也只有到門口。

若細心的人也可以注意到，這個房間沒有任何能夠傷害到人的東西，包括家具尖銳的邊角也都被包的嚴實。

剛剛門打開後，一個高大的青年走了進來，隨即把門關上，一雙幽幽地紅眸鎖定了床上的人兒，踏著沉穩的步伐走進。

「親愛的，想我嗎？」他坐到人身邊，大掌撈起一握長髮，輕輕蹭了蹭。

「想，菲菲好想費倫哥哥。」菲緹思仰起小臉，露出了甜甜的笑容，主動的張開手環摟上去。

這個笑容足以讓費倫費羅一整天的疲憊消失不見。

「有多想呢？」手指勾起下巴，在那雙紫眸裡像要找尋什麼一樣，他看到了對他的愛意，剩下都是空的。

空的。

費倫費羅湊上前，吻上了軟嫩的唇，一吻纏綿，溫柔的令人喘不過氣。

「菲菲在這裡多久，就想多久。」分開後，菲緹思的臉紅撲撲的，雙臂環著頸，甜笑道。

「這樣啊，那想不想念我的這裡呢？」大掌牽著小手，沿路摸到褲檔間，方才嗅著人兒身上的甜香，那裡已經呈現半硬的狀態。

「嘻嘻，當然想。」小手絲毫沒有客氣的直接探進去揉捏撫弄，感受著粗大逐漸在手裡脹大。

「想到都濕答答了呢。」在耳邊輕吹一口氣，靈活的舌舔舐上耳垂，故意發出了色情的水聲。

菲緹思身上穿了一件絲綢的淡紫色連身裙，設計明顯出自名手，可愛中帶著性感，又能很好的彰顯出菲緹思的好身材，襯得人越發可愛。

從房間到衣服，無一不能顯示出準備者對她的愛跟用心。

費倫費羅用他能給她的一切在愛她。

除了自由。

他太怕失去她了。

菲緹思要什麼他都能滿足，除了這個。

因為各種原因使然，他為了保護菲緹思，殺了洛佩茲家全部的人。

費倫費羅知道菲緹思一定不能接受這樣，但是自私的他不能失去她。

他把她關了起來，在自己的宅邸，在這裡所有的一切都是為菲緹思量身打造，除了讓她待的舒適外，也讓她無法逃離。

菲緹思知道費倫費羅做了什麼，這是當然的，聰明如她，怎麼可能不知道。

她哭了，驕傲的洛佩茲家小小姐放聲大哭，接著很快的做出了決定——舉刀自殺。

她沒成功。

早就防著這點的費倫費羅很快把她壓制住，再次醒來就是在這個房間。

費倫費羅很心疼，但就是因為這樣，他得保護好菲緹思。

妳愛我嗎？

他這樣問。

愛。

菲緹思卻給了這樣的答案。

很奇怪，真是奇怪的人，無論她怎麼恨自己，費倫費羅都不會意外，但她是如此回答的。

大概也就是因為菲緹思如此之怪，才會讓他深深的淪陷著迷，無法自拔。

每一天，費倫費羅都會來房裡，菲緹思總是帶著甜甜的笑容，仰起頭抱住他。

他曾經在門口觀察過菲緹思。

她就像人偶。

就坐在那個床沿，除非必要不然不會移動，就只是靜靜低著頭，除非身體還有微微的動，否則你甚至會懷疑她是否還在呼吸。

有時會望著陽光大好的窗戶發愣，但沒多久又拉上了遮蓋性極好的窗簾，讓房間恢復一片黑暗。

心裡有個部位在悶痛，費倫費羅每次看沒多久，就會馬上推開門，跨步走進，只有待在他懷裡，菲緹思才像活著。

「還是在我來之前就這樣了嗎？」費倫費羅將手指伸入，熟練地用指頭摳弄肉壁。

小心的摳著懷裡的人兒，他知道她是如此脆弱，就像已經碎裂的瓷器再勉強拼接回原貌，只要有誰輕點一下立刻就破裂。

「哼嗚……才沒有呢……」菲緹思臉頰微紅，柔軟的身子依偎在懷裡，輕聲悶哼，一邊在脖頸處留下點點紅斑「費倫哥哥……呀……手不夠……」吐出的嬌吟，帶著甜和誘惑。

「菲菲真急呢。」抱起人兒就是直捅上去，也不給任何喘息的機會，當作玩具般，對著裡頭猛烈撞擊。

「妳是不是等這個很久了？」

「嗚呀！哈啊嗚嗚！」菲緹思驚呼並伴隨著嬌喘，雙腿主動的纏上腰間，讓雙方的交合更加深入。

「費倫哥哥……好大呀嗚……」白皙纖細的脖頸微微後仰，露出脆弱的咽喉，毫無防備的暴露在眼前惡魔的眼下。

「我聽說只有這大小才能滿足魅魔呢。」俯首親吻鎖骨，用紅色印記浸染潔白如雪的皮膚。

身下的怪物不停肆虐她身體內部，扣在腳踝的鎖鏈跟著發出清脆的金屬碰撞聲，不停的提醒兩人那扭曲的樣貌。

「嗚嗚嗚呀啊……！哈呀……」菲緹思卻像恍然未聞一樣，整個人似乎沉浸在這場性愛中，扭動著腰肢，帶給兩個人更大的刺激。

「只有……費倫哥哥……嗚嗚嗚呀……太深了……！」兩個人做了這麼多次，費倫費羅自然清楚菲緹思的敏感處，一次又一次的撞擊讓她無法思考。

「誰叫妳一直纏著我不放。」比起自慰套，會收縮的肌肉腔道更是讓人無法抽離，「肉棒的每一處都有感覺，都能想像妳的小穴變成什麼樣子去討好我了。」

「都是……費倫哥哥的形狀……嗚呀……好喜歡……」粗俗貶低的話語很好的引起了菲緹思的興奮，內壁的收縮更加劇烈，彷彿十分飢渴一樣。

「想要……一直這樣被幹……嗚呀！」尾椎的地方，屬於魅魔的紫紅尾巴露了出來，纏繞上了柱身根部，隨著抽插跟著旋轉擡動。

「不是幾乎每天都給妳了嗎？」發燙的手指劃過背脊，青年就像火熱的鍋爐，高溫侵蝕著女孩卻又讓她無法逃離。

「反正菲菲離不開我。」

「哈啊……好熱……好深嗚嗚……費倫哥哥呀……！」菲緹思全身都蒙上一層粉紅，紫色的雙眸沒有聚焦。

「菲菲……很乖……嗚……」聲音帶上了一絲哭腔，不曉得是舒服的還是怎樣，似乎有些害怕。

害怕什麼？

害怕被眼前的人丟下。

直到高潮為止，費倫費羅不停欺負女孩的身體，除了紅印以外，交合處更是留下了白液，抽出時連帶牽出一條曖昧的銀絲。

他早已知道結果會是如此，從決定對她的家人下手開始，悲劇必定上演。

無論如何，最大的受害者都是菲緹思。

他知道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她的性命，不如說是為了自己，只是因為不想失去她的私慾。

而自己將用一輩子去承擔他所無法償還的代價。

不過這沒什麼。

因為女孩失去的比他多太多了。

這樣就好了……

把她像個寶物一般小心地藏起來。

這樣就好了……

如果她哪天想殺了自己也可以。

這樣就好了。

「累了吧？」費倫費羅寵溺的把菲緹思摟攬在懷裡，語氣是令人沉迷的溫柔。

「嗯，要費倫哥哥幫菲菲洗澡——♡」

他將菲緹思抱進大浴室，又再一次的擦槍走火，在浴室進行第二次激烈運動後，才鑒足的幫人穿好衣衫，放在腿上梳理頭髮。

「老婆，你好香。」費倫費羅埋在頸窩，深呼吸一口，眯起眼。

「嘻嘻♡」菲緹思輕聲嬌笑，軟軟甜甜的，就像剛剛休息時吃的那塊糖，甚至更甜。

闔上了雙眼，費倫費羅抱著她，躺上床，緩緩入睡。

那個夢裡，他又回到了剛認識菲緹思的那個時候。

那時候的她，活潑、可愛，充滿誘惑。

牽著他的手到處蹦跳。

還有在那個地下花園，在藍色光點中翩然起舞的她——

「來跳舞吧！」

費倫費羅睜開雙眼。

映入眼簾的是窩在懷裡沉沉睡著的菲緹思，就像陶瓷娃娃一般，費倫費羅把人抱的更緊，才又緩緩閉上眼。